

從文小說習作選

下 冊

沈從文 作

良友文學叢書

特 大 本

書叢學文友良

選作習說小文從

冊 下

作 文 從 沈

行 印 司 公 書 發 良 海 上

月下小景

題記	三三三
月下小景	三二六
尋覓	三四五
女人	三六三
扁陀	三七二
愛慾	四〇〇
獵人故事	四二九
一個農夫的故事	四四七
醫生	四六七
慷慨的王子	四七七

神巫之愛

第一天的事.....五二五

晚上的事.....五二八

第二天的事.....五三〇

第二天晚上的事.....五三〇

第三天的事.....五七四

第三天晚上的事.....五八九

從文自傳

我所生長的地方.....五九七

我的家庭.....六〇二

我讀一本小書同時又讀一本大書.....六〇五

辛亥革命的一課·····	六二〇
我上許多課仍然放不下那一本大書·····	六二八
預備兵的技術班·····	六四二
一個老戰兵·····	六四八
辰州·····	六五四
情鄉所見·····	六六二
懷化鎮·····	六六六
姓文的秘書·····	六七五
女難·····	六八一
常德·····	六九一
船上·····	六九七
保靖·····	七〇二
一個大王·····	七一〇

學歷史的地方.....七二頁

一個轉機.....七三〇

題記

這祇是些故事，除月下小景在外，全部分出自法苑珠林所引諸經。我因為在一個學校裏教小說史，對於六朝志怪，唐人傳奇，宋人白話小說，在形體方面，如何發生長成，加以注意，覺得提到這個問題的，有所說明，皆不詳盡，使人惑疑。我想多知道一些，曾從真誥，法苑珠林，雲笈七籤諸書中，把凡近於小說故事的記載，摺輯抄出，分類排比，研究它們記載故事的各種方法，且將牠同時代或另一時代相類故事加以比較，因此明白了幾個為一般人平時所疏忽的問題。另外又因為抄到佛經故事時，覺得這些帶有教訓意味的故事，篇幅不多，卻常在短短篇章中，能組織極其動人的情節。主題所在，用近世眼光看來，與時代潮流未必相合。但故事取材，上自帝王，下及蟲豸，故事布置，常常恣縱不可比方。祇據支配材料的手段組織故事的文體而言，實在也可以作為「大衆文學」，「童話教育文學」，以及「幽默文學」者參攷。我

有個親戚張小五，年紀方十四歲，就在家中同他的姐姐哥哥辦雜誌，幾個年青小孩子，自己寫作，自己鈔印，自己裝訂，到後還自己閱讀。也歡喜給人說故事，也歡喜逼人說故事。我想讓他明白一千年以前的人，說故事的已知道怎樣去說故事，就把這些佛經記載，爲他選出若干篇，加以改造，如今這本書，便是這故事一小部分。本書雖著明「輯自其經」，其實則祇可說是就某經取材，重新處理。不過時下風氣，抄襲者每每諱言抄襲，雖經明白摘發，猶復強詞奪理，以飾其迹，其言雖辯，其醜彌增。張家小五是小孩子，既歡喜作文章，受好作品影響的機會必多，我的意思，却在告他：「說故事時，若有出處，指明出處，並不丟人。」且希望他能夠將各故事對照，明白死去了的故事，如何可以變成活的，簡單的故事，又如何可以使他變成爲完全的。中國人會寫「小說」的彷彿已經有了很多人，但很少有人來寫「故事」，在人棄我取意義下，這本書便付了印。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青島

這些故事照當時估計，應當寫一百個，因此寫他時前後都留下一個關節，預備到後來把它連綴起來，如天方夜譚或十日談形式。

但我的時間精力不許我那麼辦，到後來不時不便再寫下去，即如寫成了陸續在新月，現代發表的

幾篇。想把文字脩改整齊一下也不容易，就忽忽付印了，這是這本書內容前後不大接頭的原因。現在過
了三年，這本書還是只能在字句間秩序上略微改動情形下付印，心中覺得很難受。

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

月下小景

初八的月亮圓了一半，很早就懸到天空中。傍了××省邊境山南而來的橫斷山脈長嶺脚下，有一些爲人類所疏忽歷史所遺忘的殘餘種族聚集的山砦。他們用另一種言語，用另一種習慣，用另一種夢，生活到這個世界一隅，已經有了許多年。當這松杉挺茂嘉樹四合的山砦，以及砦前大地平原，整個爲黃昏佔領了以後，從山頭那個青石碉堡向下望去，月光淡淡的灑滿了各處，如一首富於光色和諧雅麗的詩歌。山砦中，樹林角上，平田的一隅，各處有新收的稻草積，以及白木作成的谷倉。各處有火光，飄颻着快樂的火燄，且隱隱的聽得着人語聲，望得着火光附近有人影走動。官道上有馬項鈴清亮細碎的聲音，有牛項下銅鐸沈靜莊嚴的聲音。從田中回去的種田人，從鄉場上回家的小商人，家中莫不有一個溫和的臉兒，等候在大門外，廚房中莫不預備得有熱騰騰的飯菜，與用瓦罐燉熱的家釀燒酒。

薄暮的空氣極其溫柔，微風搖蕩大氣中，有稻草香味，有爛熟了山菓香味，有甲蟲類氣味，有泥土氣味。一切在成熟，在開始結束一個夏天陽光雨露所及長養生成的一切。一切光景具有一種節日的歡樂情調。

柔軟的白白月光，給位置在山岨上石頭礮堡，畫出一個明明白朗的輪廓，礮堡影子橫臥在斜坡間，如同一個巨人的影子。礮堡缺口處，迎月光的一面，倚着本鄉寨主獨生兒子德佑；德神所保佑的兒子，身體靠定石牆，眺望那半規新月，微笑着思索人生苦樂。

「……人實在值得活下去，因為一切那麼有意思，人與人的戰爭，心與心的戰爭，到結果皆那麼有意思。無怪乎本族人英雄追趕日月的故事。因為日月若可以請求，要牠停頓在那兒時，牠便停頓，那就更意思了。」

這故事是這樣的：第一個××人，用了他武力同智慧得到人世一切幸福時，他還覺得不足，貪婪的心同天賦的力，使他勇往直前去追趕日頭，找尋月亮，想征服主管這些東西的神，勒迫牠們在有愛情和幸福的人方面，把日子去得慢一點，在失去了愛心子為憂愁失望所嚙蝕的人方面，把日子又去得快一點。結果這貪婪的人嘩追上了日頭，却被日頭的熱所烤炙，在西方大澤中就渴死了。至於日月呢，雖知道

了這是人類的慾望，卻祇是萬物中之一的慾望，故不理會。因為神是正直的，不阿其盜私的，人在世界上並不是唯一的主人，日月不單為人類而有。日頭為了給一切生物的熱和力，月亮為了給一切蟲類唱歌，用這種歌聲與銀白光色安息勞碌的大地。日月雖仍然若無其事的照耀着整個世界，看着人類的憂樂，看着美麗的變成醜惡，又看着醜惡的稱為美麗，但人類太進步了一點，比一切生物智慧較高，也比一切生物更不道德。既不能用嚴寒酷熱來困苦人類，又不能不將日月照及人類，故同另一主宰人類心之創造的神，想出了一個辦法，就是使此後快樂的人越覺得日子太短，使此後憂愁的人越覺得日子過長，人類既然憑感覺來生活，就在感覺上加給人類一種處罰。

這故事有作為月神與惡魔商量結果的傳說，就因為惡魔是在夜間出世的人，皆相信這是月亮作成的事，與日頭毫無關係。凡一切人討論光陰去得太快，或太慢時，卻常常那麼詛咒：「日子，滾你的去罷。」痛恨日頭而不憎惡月亮，土人的解釋，則為人類性格中，慢慢的已經神性漸少，惡性漸多。另外就是月光較溫柔，和平，給人以智慧的冷靜的光，卻不給人以坦白直率的熱，因此普遍生物皆歡喜月光，人類中卻常常詛咒日頭。約會戀人的，走夜路的，作夜工的，皆覺得月光比日光較好。在人類中討厭月光的祇是盜賊，本地方土人中却無盜賊，也缺少這個名詞。

這時節，這一個年紀還剛滿二十一歲的翁主獨生子，由於本身的健康，以及從另一方面所獲得的幸福，對頭上的月光正滿意的會心微笑，似乎月光也正對了他微笑。傍近他身邊，有一堆白色東西。這是一個女孩子，把她那長髮散亂的美麗頭顱，靠在這年青人的大腿上，把牠當作枕頭安靜無聲的睡着。女孩子一張小小的尖尖的白臉，似乎被月光漂過的大理石，又似乎月光本身。一頭黑髮，如同用冬天的黑夜作為材料，由盤據在山洞中的女妖親手紡成的細紗。眼睛，鼻子，耳朵，同那一張產生幸福的泉源的小口，以及頰邊微妙圓形的小窩；如本地人所說的接吻之巢窩，無一處不見得是神所着意成就的工作。一微笑，一睜眼，一轉側，都有一種神性存乎其間。神同魔鬼合作創造了這樣一個女人，也得用侍候神同對付魔鬼的兩種方法來侍候她，纔不委屈這個生物。

女人正安安靜靜的躺在他的身邊，一堆白色衣裙遮蓋到那個修長豐滿柔軟溫香的身體，這身體在年輕人記憶中，祇彷彿是用白玉，奶酥，菓子同香花，調和創築成就的東西。兩人白日裏來此，女孩子在日光下唱歌，在黃昏裏與落日一同休息，現在又快要同新月一樣甦醒了。

一派清光灑在兩人身上，溫柔的撫摩着睡眠者全身。山坡下是一部草蟲滑背繁複的合奏。天上那規新月，似乎在空中停頓着，長久還不移動。

幸福使這個孩子輕輕的歎息了。

他把頭低下去，輕輕的吻了一下那用黑夜搓成的頭髮，接近那魔鬼手段所成就的東西。

遠處有吹簫管的聲音。有唱歌聲音。身近旁有班背螢，帶了小小火把，沿了洞壁巡行，如同引導得有

小仙人來參觀這古堡的神氣。

當地年青人中唱歌聖手的傑佑，唯恐驚了女人，驚了螢火，輕輕的輕輕的唱：

龍應當藏在雲裏，

你應當藏在心裏。

.....

女孩子在迷胡夢裏，把頭略略轉動了一下，在夢裏回答着：

我靈魂如一面族幟，

你好聽歌聲如溫柔的風。

他以爲女孩子已醒了，但聽下去，女人把頭偏向月光又睡去了。於是又接着輕輕的唱道：

人人說我歌聲有毒，

一首歌也不過如一升酒使人沈醉一天，

你那傳了蜂蜜的言語，

一個字也可以在我心上甜香一年。

女孩子仍然閉了眼睛在夢中答着：

不要冬天的風，不要海上的風，

這旗幟受不住狂暴大風。

請輕輕的吹，輕輕的吹，

（吹春天的風，溫柔的風，）

把花吹開，不要把花吹落。

小碧玉明白了自己的歌聲可作為女孩子靈魂安甯的搖籃，故又接着一聲輕聲的唱道：

有翅膀鳥雖然可以飛上天空，

沒有翅膀的我却可以飛入你的心裏。

我不必問什麼地方是天堂，

我業已坐在天堂門邊。

女孩又唱：

身體要用極強健的臂膀擁抱，

靈魂要用極溫柔的歌聲擁抱。

碧主的獨生子佛佑，想了一想，在腦中搜索話語，如同寶石商人在口袋中搜索寶石。口袋中充滿了放光眩目的珠玉奇寶，卻因為數量太多了一點，反而選不出那自以為極好的一粒，因此似乎受了一點兒窘。他覺得神祇創造美和愛，卻由人來創造讚譽這神工的言語。向美說一句話，為愛下一個註解，要適當合宜，不走失感覺所及的式樣，不是一個平常人的能力所能企及。

「這女孩子值得用龍朱的愛情裝飾她的身體，用龍朱的詩歌裝飾她的人格。」他想到這裏時，覺得有點慚愧了，口吃了，不敢再唱下去了。

歌聲作了女孩子睡眠的搖籃，所以這女孩子纔在半醒後重復入夢。歌聲停止後，她也就驚醒了。

他見到女孩子醒來時，就裝作自己還在睡眠，閉了眼睛。女孩從日頭落下時睡到現在，精神已完全恢復過來，看男子還依舊石牆睡著，擔心石頭太冷，把白披肩搭到男子身上去後，傍了男子靠牆，記起睡

時滿天的紅霞，望到頭上的新月，便輕輕的唱著，如母親唱給小寶寶聽催眠歌。

睡時用明霞作被，

醒來用月兒點燈。

碧主獨生子嚇的笑了。

「……………」

「……………」

四隻放光的眼睛互相敲定，各安置一個微笑在嘴角上，微笑裏卻寫着白日中兩個人的一切行爲，兩人似乎皆略略爲先前一時那點回憶所羞了，就各自向身旁那一個緊緊的擠了一下，重新交換了一個微笑，兩人發現了對方臉上的月光那麼蒼白，於是齊向天上所懸的半規新月望去。

遠遠的有一派角聲與鑼鼓聲，爲田戶巫師讓土酬神所在處，兩人追尋這快樂聲音的方向，於是向山下遠遠望去。遠處有一條河。

「沒有船舶不能過那條河，沒有愛情如何過這一生？」

「我不會在那條小河裏沈溺，我祇會在你這小口上沈溺。」